

慵齋叢話

一

鮮人成俱著慵齋叢話 共三卷

明治四十二年己酉四月謄寫本

慵齋叢話卷之一

經術文章非二致六經皆聖人之文章而措諸事業者也今也為文者不知本經明經者不知為文是則非徒氣習之偏而為之者不盡力也高麗文士皆以詩騷為業惟圃隱始倡性理之學至我朝陽村梅軒兄弟能明經學又能於文陽村定四書五經口訣又作淺見錄入學圖說等書羽翼之功不以其後任憲文者黃鉉尹祥金鉉金末金泮鉉之學無聞祥最精而稍知作文鉤與末皆精而末則未免於固滯常時議論不相上下爭之不已受業者亦兩備焉二公皆

為世祖所知官至一品洋為大司成年老致仕卒
餓死于故鄉又其次者有孔頴鄭自英立從直俞希
益俞鎮頴滑稽能談至於作文雖尺牘之微不能措
一辭嘗受人簡牘不知裁答生負金順命適在傍見
之依所言而答之辭語甚補頴嘆曰子學出於我子
善用而我不能用真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也自
英非徒知五經亦能博涉諸史官至判書從直以容
貌奇偉蒙世祖拔擢竟至一品希益未甚顯達鎮
尤固執不通於理近有盧自亨李文興久在學官
成宗以年老優之竟陞堂上皆退死于鄉

○我國文章始發揮於崔致遠致遠入唐登第文名大
振至今配享文廟今以所著觀之雖能詩句而意
不精雖工四六而語不整有如金富軾能驥而不華
鄭知常能曄而不揚李奎報能禪闡而不飲李仁老
能鍛鍊而不敦林椿能縝密而不潤稼亭能約質而
不慧益齋能老健而不藻陶隱能混藉而不長圃隱
能順粹而不要三峯能張大而不檢世稱牧隱能集
大成詩文俱優然多有鄙踈之態準乎元人之律且
不及其可擬於唐宋之域乎陽村春亭雖秉文柄不
能及牧隱而春亭尤卑弱世宗始設集賢殿延文學

之士有如申高鑒、崔寧城、延城、李仁、李漢、柳太初、李伯高、河仲章皆擅名一時。謹用文闡、豪、致而短。亦詩、仲章長於對、策、疏、章而不知。詩、太初、天才風成而其覽不憚。伯高、清、穎、若、熟、詩、亦、精、絕、然、儼、章皆推朴、仁、叟為集大成。謂其經術、文章、筆法俱善也。然皆被誅其所著不顯於世。寧城精於四六。延城能為科舉之文。而有高靈文章道德一代尊仰。緬蜀者徐達城、金、永、山、姜、晉、山、李、陽、城、金、福、昌及我伯氏而已。達城文章華美而其為詩專倣韓、陸之体。隨手輒艷麗無雙。久掌文衡。永山讀書必誦。故能得文之体。其文雄放。

豪健人無與爭其鋒然性無檢束故詩之押韻多錯
不中窠臼晉山詩文與雅天機自熟於諸子後而精
絕陽城詩文俱美如巧匠雕鏤自無斧鑿痕伯氏之
詩得晚唐化如行雲流水之無凝滯昌黎之文其成以
班固為準孟文之健嘗編世祖實錄大抵敘事多
出其手此數子皆善鳴而一代之文藝彬彬矣

我國善書者雖多而有楷範者蓋寡金生能書組而
毫忽皆精杏村與子昂一時而其筆勢與之敵然行
草縱橫則當讓矣柳巷亦有名其書道勁多得晉法
所書玄陵碑至今猶存獨谷之書但續密而已八十

子。

書 健元陵碑筆力不讓安平之書。其倣子昂而其
豪邁相上下。雲雲有飛動意。倪侍講嘗奉使到國。見
篇題二字曰此非凡手所書。吾欲要見此人。上命
安平往見。侍講慕其筆跡。曰令陳學士善書。擅名中
國。然比王則大不及也。益加禮貌。遂受書而去。其
後我國人買書於中國。而求乃手跡也。安平大喜。自
得時有士人崔興孝效度翼之法。自稱善書。常持筆
索巡歷。諸司諸大家揮洒與之。字体頗鄙。安平邀
請書之。遂割而塗諸壁。伯氏與姜仁齋鄭東萊號
一時善書。仁齋性本憚書。其跡罕傳於世。伯氏多書。

屏簾而其畫圓覺寺碑尤入款 成宗覽其筆跡曰善
哉名不虛得也東萊於書多致力用功人有求者不
憚書而與之故流布於世者亦多然業樅不足觀矣
描寫物像非得天機者不能精雖精一物而能精於
品尤為難我國名畫史罕自近代觀之恭愍王畫
尤甚高令圖畫署所藏曾國大長公主真與德寺碑
在釋迦出山像皆王手跡往往甲第有畫山水甚奇
絕也其汗者亦善山水令士大夫多有藏之者然筆
跡平澹無奇趣至本朝有顧仁者自中國出來善畫
人物其後安堅崔涯齊名堅山水淫人物皆入神妙

今人愛保堅畫如金玉余為永昔見因藏青山雲白
圖真絕寶也堅常云平生精力在此洪晚年亦畫山
水草木而畫讓於堅矣其他洪天起崔渚安貴生之
屬雖名山水而皆庸品惟士人金瑞之馬南坂之山
水稍佳姜仁齋天機高如得古人所不料處山水人
物俱優嘗見所畫老人圖毫髮無差說青鶴洞菁川
江兩麓及耕雲圖皆奇寶也有裴連者俱善山水人
物平生不數誣由是與誣相惡仁齋常稱連有雅趣
李長源吳信孫蔡四山金孝男崔叔昌石岭今雖有
名而皆未可與論畫域也

音樂之技最難學非有天資者不能得其真趣三
國各有其法然世代綿邈不可詳惟今之玄琴
出於新澤如鄭琴出於金匱大琴效唐笛而為之其
聲最壯而無之於本鄉琵琶亦倣唐琵琶其調則
與玄琴同其調然橫學者難之不善鼓則不堪聽
也有曲樂宋太平善彈其子曰守傳得其法而尤缺
絕余少時在伯氏家聽其聲如麻姑阮癢靡靡不厭
然此皆都善吉則不及也然曰守而下唯善吉近之
其他則不可及也今則無能之者唐琵琶則由守亦
為第一乎吾吉與之齊名今之伶人多有能者至如

士風學樂必先琵琶然無有技筆者惟余自童時得
善吉指法而豪縱過之亦今之第一手也余於樂
最善學樂之門戶有盲李班過知於世宗出入禁中
有金自麓者亦善鼓琴余少時聽之慕其音而不得
指法今若律以伶人之樂則未免言態也伶人金大
丁李尔知權美張春皆一時人當時論者云大丁之
簡嚴尔知之要妙各臻其極大丁早誅未及聽美春
皆凡乎嗟尔知為士林所重至紉聖眷至為典樂
余與希亮伯仁子珣而穀者之嘗往學焉日日遲致
或時偕宿聽之甚慣其為聲也如從琴底生無匙撥

兩行之跡心神俱懷真絕藝也今之琴師無不
效世今之大夫定女僕亦有能之者皆得李之遺
無瞽瞍都習此樂金福根樂工鄭玉京元善疏為
時第一手有妓士林者亦寢近之伽倻琴則有黃貞
存者善彈余未及聽及聽金卜山之彈當時眼脣而
不能已以今觀之亦太質直也述老女召史者自公
侯定謫出始播其音於外其音要妙人無與敵了知
歟祗自以為不能及今有鄭凡者皆中之最善彈贈
矣於世大琴世宗朝有許吾緬有李勝連徐益成
勝連過知於世祖拜軍職益成往日本而死今有

金都致年過八十而聲猶不衰惟為巨擘牙笏音有
金小村者能之而亦於日本其後靡絕已矣 久今
留意教之相繼而出

大抵為樂有三有知五音十二律之本而為之用
者有知節奏緩急而為之譜者有精於手而天機要
如者黃孝誠知根本而能用之又知緩急而多作譜
通知於世祖官至集梅將軍今有朴親者錦川石
之庶子自少學樂雖非伶人而能任樂事其才過成
者誠為一時善師學者金某其門多出善手亦今之
第一品也

我國設都邑處非一也。金海為金官國，尚州為汝伐國，南原為帶方國，江陵為臨瀛國，春川為穢貊國，皆殫九之地，而各據其境。如今之小邑者，不可勝數。慶州為東京，新羅一千五百都，山川回互，土壤膏沃，惟蛟川一出，可遊臂無胫之處。平壤箕子而都，八傑為治，井田之制歷歷猶存。今之外城是也。其後為漢人衛所據，又為高句麗所都。其國境南至漢江，北至遼河，據其最為強盛，高麗置為中京。春秋往來以為興遼之地，至今人物富庶，皆其後風也。大明寺即東明王九梯宮，狹狹宮朝天石在焉，亦崇峻即

高橋長樂宮之基都之鎮山曰錦繡山巔上峯曰牧
丹峯皆培塿非如松漢都主穀之北峻也西水蒙
兵得以長駐南面帶江如桴據城而叛其所恨也城
門宏火樓閣高亢裏有大同長慶兩門南有金璫正
陽西門西有普通門北有七星門八道之中惟此都
與大都相甲乙東十里北龍山下有安下宮基不知
何代所造疑是別宮也成川為松壤國古江東為壤
陽國雖地勢狹隘而有山水之勝龍岡山城最壯至
今屹然不頽諺稱龍宮國不知所據也扶餘為百濟
所都炭峴之內半月城基猶宛然難以白馬為壁決

崇陽縣非王者之居。蘇氏方得以滅之。金州為魏室
所據。不久降于高麗。至今有古都遺風。飲原為高麗
所據。魏秦封國。至今有重城。古基宮闕。隋煬帝則花
卉亂發。地勢阻而江河清。轉為難也。惟松都為王
代興王成之地。五百年基業。而固鵠峯為主。徽支分
溪岐。山勢周通。雖培樓之微。皆作區域。水泉清潔。坊
坊四世。昔有可遊。慶高宗以後。移入江華。此是小島
不可稱。為都邑也。我太祖開國。有移都之志。先相
地于鷄龍山。之南。已審京邑規模。未幾而止。更定鼎
于漢陽。術者云。古有孔岩在前之語。三角山。西迎曙

坪鼻為其壤彼更相之皆山外背走之勢不如白岳
之南木覓山之北為帝王萬乘之地與天無極矣誰
傳松谷山谷環抱有包藏之勢故世多權臣跋扈者
漢都西北高而東南下故長子為輕支子為重至今
大寶相承名公鉅卿率多支子也

○漢都城中佳境雖少而其中可遊處三清洞為最仁
王洞次之雙溪洞白雲洞青鶴洞又其次也三清洞
在昭松署東自雞林第而北清泉湧出亂松間緣流
而上山高樹密岩壑深邃行未數里有岩斷絕成崖
水洒崖竅垂白虹散沫如跳珠其下野水為泓其旁

平野可坐數十人長松交陰其上狹巖皆是杜鵑
葉春秋紅影照耀縉紳之士多來遊焉其上數步即
演密也仁王洞即仁王山下深谷遙遙福世庵者谷
水合流成潭都人爭來射鰐鰂鰕隔在泮宮上谷有
雙泉成澗金子固挾澗構堂種桃故武陵姜晉山
賦子固之雅擅一時故李侯多從之遊初雲派在莊
義洞門內有樞密念義居之詩人多有題咏然余
不知書非名流也青鶴洞在南學之南洞洞內有清
川可張帳然山童無樹木是可恨也城外可遊處則
藏義寺前溪最佳溪水出自三角山諸谷谷裏有厲祭

壇其南有武惠廟舍(古)基寺前累石數十丈為水閣
寺下數十丈有遮日岩岩斗絕枕溪岩上有張懷素
曰且是石層疊如階級奔流亂射晴雪聞耳水清石
白宛有壓外勝致衣冠來遊者不絕循流而下數里
有佛剎刻是像溪水折旋而北又直西流其間古
置水體而今亡其下數里為洪濟院院南有小立長
松滿立其間古有亭為望華易服之處而亭廢已久
矣汝峴山南聚華嶺之間左右長栗林重重交蔭都
人射帳迎客者多具此然無瀉溪清流木覓山之南
李泰院之坪有泉湧出于高山寺之洞長松滿洞城

中婦女游避衣者多往焉我伯氏後國高岡曰種蔡
山北望城都葛西望長江眼界豁然無間谷可
張也如西有津寃中興西山茅洞北有清涼俗開等
洞泉石皆廣南有良養寺等處皆崇山僻溪可遊憩
者非一然去京都不遠遊人罕有至者矣

○風俗之不知古者多矣古者設華筵然後用樂先備
經頭然後請舞饌品有制樂奏真勺慢機棠霞洞橫
殺門等曲情小至酬酢燕斯低唱不坐時暇伐德令
也宴品皆憂修按果皆用為歡之形既款饌案又設
饌盤佳看琢琢無所不陳湯炙皆疊而不單酒未畢

繫紼自管輅月言臺身無不休或憑射體或憑迎之
快幕相迎於都門外終日遊遊廢棄職事之繁邸舍
三人相迎必用如樂各司僮僕稱貸於人以備酒食
相有不暢必加鞭笞日就貧困姬妓亦無事處晨昏
奔走衣服艱難書請之者至集至使伶官不得調
樂也

古者制取新米所以折豪士之氣嚴上下之分使窮
規矩也其徵物魚則稱龍雞則稱鳳酒則清稱聖而
濁稱賢其數亦有限初出官曰新祿終過十餘日其
之同坐則曰免新其程度甚明今也非徒四館如志

義衛內禁衛暨諸衛軍士吏典僕隸侵毒新屬之人
凡干貴味皆督微之然有紀極火或不適於己雖過
一朔不許同坐人人皆令設宴若無妓樂則侵責無
乙

古者齊家細米用衣布小物婚夕宗族來會者只擎
一盞行三盃而止耳今之細米皆用休暇多者數十
匹少者亦至數匹祇用紋羅婚夕大設宴慰客新郎
執子務極奢侈亦有負財而前導者國家若法以禁
之則豫先送之矣

古者市價無二不主騰漲今則姦巧日甚物半兩雜

一尺之魚相授斗粟一車輸價至用穀布染家心甚
價貴難堪豪人唯事侈美不與之爭競增其價而不
城中居人漸多比舊十倍以至城外墻宇梯比公私
營構亦要高大村木歟貴深山僻谷碎伐已盡綠江
浮筏者多苦之雖云世道日變而太平之世務要禮
文紓風之所致也

、廣谷之戲、登日新羅、廣谷之時有和人出日海中、
現於開雲浦來入王都其為人奇偉、個儻好歌舞、
蓋齋詩所謂、月齒頰頰歌夜月、真紫袖舞春風者也、
初使一人黑袍、紉帽而舞、其後有五方廣容、世宗

以其曲節改撰詞名曰鳳凰吟遂為 廟庭正樂
世祖遂增其制大合樂而奏之初微僧徒供佛華嚴
舞明鑒山會相佛菩薩自外回匠而入令人各執樂
器變闕人各在殿前十人聖隨行鼓吹三回入就
立而奏漸作大鼓伶妓環舞動足是又乃罷亦是
作蓮華殿先是設有一池塘周布彩花高丈餘左右
亦有嘉燈籠而池藕掩映於其間池前東西置大蓮
身有小妓入其中樂奏步虛子變鶴隨曲節翻翔而
舞就咏蓮華變小妓排舞而出或相回或相背跳躍
而舞是謂動動也於是變鶴退殿容入初奏慢機殿

各氏列而止有時樂神而舞次奏中樂慶容五人各
各四方而立拂袖而舞次奏促機繼為神房曲樂安
亂舞無奏北殿慶容退列于位是有妓一人唱南
無阿彌陀佛聲從而和之又唱觀音寶王月四區而
出每於除夜前一日分夜入昌慶昌德兩宮殿庭昌
慶用妓樂昌德用歌童逆曙奏樂各賜伶妓布物為
闡邪也

觀火之禮軍器寺主之預先誣具於後苑有大中小
例所費甚廣其法以厚紙疊裹砲筒筒中納石硫黃
焰硝斑貓柳灰等物堅塞箬之付火其端則須更烟

生之熾筒絃皆破亦振天地其始也埋置火矢於東
連山以千萬計火入則矢無數抽上射于天隨破有
聲杜如流屋梁空燐輝又樹長竿數十於苑中竿頭
設小邑御宿懸彩龍竹籠店結長繩屬諸竿縱橫
連亘毋絕頭置天軍器寺正奉火煙帥龍中領史火
起端落子絕天縱絕而馳觸于竿竿頭小邑亦并火
光四射如轉輪之狀矢又從繩而馳觸于他竿如是
馳觸相結不絕又倅伏龜形火從龜口而出烟焰亂
湧如水流下龜上立焉壽碑火明牌程牌面字亦照
灼又於竿上捲畫篋以繩結之火從繩而上火抵繩

則則露簾下張簾心書字歷歷可辨又任長林劉高
花葉滴菊之形火生一隅順史冒焚林樹火盡烟滅
川仁蔬菜鳥乳下垂之狀真偽莫辨又優伶家假
面背上負木板板上設色色拆火振猶可吁舞曾不
畏怕此其大畧也 上御後園松岡命召文武二品
以上穿樞入侍夜課乃罷

監

、戲、戲之、戲、觀、象、主、之、除、夕、前、夜、入、昌、德、昌、慶、闕、處

其為制也樂工一人為唱帥朱衣着假面方相式四
人黃金四目蒙熊皮執戈擊柝指軍五人朱衣假面
着畫笠判官五人綠衣假面着笠寵王神四人青袍

幞頭木笏着假面小梅數人着女形假面上衣下裳
皆紅綠執長竿幢十二種各着其袪假面如子神着
鼠形丑神着牛形也以樂工十餘人執桃符之標
兒童數十宋衣宋巾着假面為假子唱師呼曰甲作
食胃腸胃食肺椎伯食惡腸胃食不祥禮諸食姑伯
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藥死寄生在胎食穢物斷食
拒窮奇騰根共食盜惟尔十二神急去其物如或留
連當味汝粒粒汝翰鄴解汝肉抽汝肝腸其無侮誤
子曰喻扣頭服罪諸人唱鼓鑼時駢逐出之

新羅高麗崇尚釋教送終之事專以供佛飯僧為常

近代 本朝興華寺利奴姓而其風猶存公明儒士
之家例於齋堂聚僧說經名曰法席又於山寺設七七
齋期僧皆持布物往施名曰例挂掛耗財數甚鉅利
威朋儔皆持布物往施名曰食齋又於忌日還僧先
饋然後引祝設茶名曰僧齋 成廟崇正學闢異端
凡干佛事臺諫極言其弊由是士大夫家畏憲章物
議雖遺表忌但依法行祭不供僧佛其因仍不廢者
唯無賴下民然不得恣意為之又嚴度僧之禁州郡
推刷無昧者長髮還俗中外寺刹皆空物盛而衰理
所然也

臺官諫官雖云一休其實不同臺官糾察風教諫官
正君過失臺官一位嚴於一位待平下階迎掌令掌
令迎執義執義以下迎大憲例也常時坐禁時廳齊
坐之日坐於廳其日早晨四臺長先入其廳執義
別入其廳下官未至則上官先至而寓諸依幕待
下官然後乃入大憲入門四臺長祇迎中門外執義
祇迎中門內還就其廳大憲坐大廳都吏詣臺長廳
高唱齊坐四臺執義廳唱齊坐一聲又詣大憲前
唱齊坐一聲而退執義從大憲北牖捲帳而入立拜
拜禮訖四臺長從庭下北門而入列立階上然

廳行禮而退書吏羅將各以次入再拜於其各執
大憲前交倚其餘皆絕床有吏六人各執湯藥鍾
跪諸位前一吏唱曰奉藥則執鍾唱曰正飲則飲
唱曰放藥則去鍾又一吏唱曰正坐正公事諸位
揖還坐遂鋪圓議席於堂中皆下坐有拜職者則
而經之有彈劾之事則論駁之是日廳事畢執義
下還就其廳官隸在中門內唱申時者三又有一吏
在門內唱曰公廳封墮墜長可出於是各以次祇送
其行路時亦以次各行此臺例也諫官則不然無尊
卑之禮上下不待而入若上官先至而下官後至則

雖王宮亦止而而五侍之室相連就坐於坐之日飲
樂行公一如臺府而鋪完議席設酌以鵝卵並相酬
酢酣醉乃已又就德苑茶亭既衣便服院中清談無
物或用先生案或用豹虎皮或摘園中梨棗循理費
於各司如得布物必充酒食費當時所需卑仰亦悉
府拜諫職者必依例設宴請同僚而飲之訓庭會飲
亦姓參焉

監察者是古殿中侍御史之職其中級高者為序主
與上下有司入內房正坐其外房則以拜職久近為
座次其中居首者為批房主新入者呼為新鬼侵辱

萬松房中自長木如板今見舉之名曰擊筥不能舉
則鬼以膝納于先生前先生以拳歐之自上而下又
令鬼作捕魚之戲鬼入池水中以紙帽撻水衣服盡
污又令作捉蛛之戲鬼以手捫厠厠壁兩手如漆又
使舉子水盆截黑令鬼飲之無不嘔吐又鬼以厚白
紙作刺書紙口日授先生家又先生無時到鬼家鬼
倒着紙帽出迎設酌室中先生各挾一女而坐謂之
安枕酒酣盟誓臺別曲至臺官齊坐之日始令許生
翌日凌晨詣廳上官臺吏獲行入謁庭中禮未畢夜
直先生自房內持木枕大呼擊之新鬼走出如或還

回必違其請應行由奏著已矣 成宗恩三九便

唐新來者當其賦天教仍其不廢者亦當

承政院而承之職出納 三命其任最重將承

言人皆望若神仙俗謂之銀山學士先是咸亨之門

皆曰漏羅而間人定而間承旨昔四更初開門而

入夜深還夜南怡之氣 唐宗命宦官開承明金闕來

皆而間人皆安之先是承旨只一員八直 世世相

承旨李諧然入直而承旨下問公事皆然

不能起自是每二人入直先是承政院自是承旨銀

牌紫衣別執隨之 世祖羅別只置數人屬司饗

院而諸處宣醴賜時以紫衣往奏而已

○天使到我國者中華名士也我得聞之者周傳能文

徐國忠無不親與飲能詩與畫尤長於翎毛押酒以

人者無限至今民間多有手跡景泰初年侍諸親

給事中司馬訓到日詢于古作詩諫雖能詩初於路

上不留意於題咏至嘉靖之日諫有詩云濟之青衿

分左右森森若松柏武行是時嘉賓儒士金盛見之

哂之曰真迂腐敎官所保可視一肩兩制之及遊漢

江係詩云絳綬照楹柱司型又柳樓紅透碧滿錦觀

餘字保界壁王臺頻送隔雕欄江山千古不改色賓

主一酌然盡歡遙想月明人去後白鷗飛占鏡光寒
又作雪霽登樓賦揮毫洒墨愈出愈奇儒士見之不
覺屈臨館伴鄭文成不能敵世宗命申泛爾成禮
甫往與之遊仍質漢韵侍講愛二士約為兄弟相與
酬唱不輟後事還也投淚而別士申年間給事中陳
鈍到國是時文宗新陟鈍作吊朝鮮國王賦世
祖廟翰林陳鑑太常高閏到國翰林見畫蓮作詩云
雙玉偏玉似相親出水紅蓮更逼真名播頌聲緣有
客從從周後豈無人遠觀自可祛煩暑并立何曾渠
俗庶利得丹青知此意絕勝鵝鴨惱比隣朴延城為

解作次韵云水鄉花鳥遯難親筆下移來巧奪真
萬初開如欲語鷺鷥閑立不驚人淤泥淨色還無染
冰宮高標迴脫塵玉署儒仙看不厭清儀聲德與相
隣從事李胤保之所作也又作喜晴賦全文良即依
韵次之翰林大加稱賞曰東方文士與中華無異矣
之常為人驕傲謁聖之日作古風令儒士次之或有
傷寒未就者太常大書曰詩不成者五人後有願賡
之者雖千百其篇可也其慢人如此其後陳給事中
嘉猷到國謁箕子廟作詩云炮烙烟飛王氣衰佯狂
心事有琴知言垂千載存洪範人到三韓謁曰祠為

人美容姿賢丹如畫信乎人與才兩美也其後給事中張寧以我國擅殺野人事來問到洪濟院留不進曰王世子何故不出迎命立衣首孝克堪答曰世子年少有病未來耳給事曰昔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世子年雖少不可負來乎承旨答曰周公負成王是武王崩之後成王幼弱未臨朝也若武王尚在而蒞國則安有負成王之理且天子之命垂諸草野而不頒告之乎給事大笑而起而人反標俊逸意氣豪毅副健武忠於館宴之日見妓紫洞仙簪目之給事謂館伴曰武大人出於燕趙之間長於歌吹之場艱閑萬

里無以暢懷不如慰而安之遂邀佳妓數人入房設
酌談笑諧謔忠自以為得計夜已深給事到中門踞
胡床一一點校召而逐之倚鎖而入忠懷恨不自勝
忠金帶職高給事角分職卑而顛倒制馭如此平壤
舟中詩云平壤孤城盡日盡鼓簫鼓麗春陽鳥邊
雲盡青山出渡口潮通碧海長共喜皇恩同大地不
知身世是他鄉情得且無須相助四牡東風路渺茫
遊漢江作詩十首其一曰東國有高楼前漢水流
光搖青雀舫影落白鴻洲望遠天疑盡凌虛地欲浮
八窓風日好下榻重淹留餘九首亦臻絕妙又作豫

議論古人所不言之事大抵詩文皆飄飄然有凌
雲出塵之思非他物所可彷彿也其後太僕承金
陵中書舍人張城列國漢書詩尤長於律筆法臻妙
畫竹八種人看求畫者以左手揮洒與之又畫一
篋呈予世祖世祖今畫工移描加彩又令文士作
詩言奪胎搜骨之意請宴之日掛諸壁間太僕初見
不識熟視大笑曰此大王顛倒豪傑處也天使詩
曰新試東宮學袍衣深時暢過江皋玉簫聲透青
天月吹落丹山白鳳毛中島靈詩云天上儒仙蜀纈
袍筆端清潤密林華青丘正值十年運玉葉瓊枝化

翠毛金平盧詩云十載春風染舊袍貞姿會見雪霜
華誰教白曾還青骨瘦化中山一顆毛李文簡詩云
霜雪耀裝板翠袍微風雨寒江皋歲寒結得枝頭
實樓集丹山五彩毛徐運城詩云此君奇節可同袍
五立亭亭萬丈身龍騰變化應多術一夜風霜攫骨
毛金福昌詩云雲錦何曾攫舊袍杜牧聖白辨湘皋
晴窗似得新風色舊青青類上毛然太僕性貴多
受財賄臨行雖服果雜物皆親自求爾又多請鐵物
而去時人謂輸器長士中書亦能詩然見娼妓必欣
然顧笑李明憲謂同僚曰上使戎之在得副使戎之

在色也。成廟初年工部員外郎姜浩與宦官金興
同時到國。員外一不論文作詩。日夜縱酒。不曾迷醉。
戲占一聯曰。白玉盤中盛酥酪。玃星使星譯官金並。
敬對曰。黃金玉盤盛酥酪。玃星使星譯官金並。
是國之人才。庶幾可知矣。昔晉懷帝時。云西洗荷花。
三千宮女皆沐浴。風吹竹葉十萬丈。天共喧嘩正此
類也。其後工部郎中張璠。行人張璠。一時而來。戶
部純謹和易善詩賦。上待之甚厚。戶部慕上儀。
采曰。真天人也。虛宣城。徐達城。為館伴。余與洪兼善。
孝次公為樞密官。以備不虞。達城曰。天健雖善作詩。

皆是宿構不如我先作詩以希賡韻則彼必大寫矣
游漢江之日登濟川亭遠城出呈詩數首曰大人遠
韵僕未能酬今綴茶詞以爲高和戶部微笑一覽即
援筆寫下文不加點如百濟地形臨水五臺泉脉自
天來之句倚罷高樓不盡情人夢春色之空明人從
竹葉杯中醉舟中桃花漫口橫之句又作江之水辭
東海順流而下至于海頭不曾輕咏遠城臨落虎帽
長吟而已金文是古吟不收曰老賊誰人太甚近來
我不耐受詩思枯涸故如此受甚耳不能指一辭人
皆笑之董侍講王給事之來余爲平安監司迎命於

安州侍講劉平壤堂見堂后土像曰與中朝一般
體伴許陽川曰土像有額浮屠故王城皆宮不造像
而用土像乎講曰此是良法也又至禮君廟見東明
王位版曰此漢人也又至箕子廟摩挲碑碣高聲讀
四佳作也恨無庇雨之閣也又至其墓廵回堂城遂
作吊辭慷慨不歡又曰亦大同江與陽川論江山之
勝是時微雨不晴留侍講曰五事有程不可留也即
吟東坡淡粧濃抹猶未足之句余稍得翠樓曰彼亦
前賢所造之也願陪大人一陳侍講欣然從之登樓
四顧曰風景無異通而歇侍講曰主人欲留客則兩

客欲行情天意昏知賓主之情矣拒揖而後事
還也余暴而便順流而西漁人布網得魚鰓刺揚
鬻而便散甚遠野食中而觀之仍令促膾曰鮮美無
古虞人捕雉而來侍謂予極而嘆之曰吾欲教子路
之共放雉於秋間曰任汝飛去至南湖登小樓而憩
虞人又相得而進謂鬻雉於百步樹令武士射之
中則拍手大笑而事曰君子遠庖厨也大人何忍見
之侍謂曰如牛馬有蓋於人者不忍殺獐鹿無益於
人而害於食殺之何害見故而市井曰此是箕子遺
墟行井田之法之歲也余潛令人奏錄管於村落間

侍講問曰此何聲余荅曰自箕子舊治之後遺風未
殄家家尚絃歌也侍講曰真禮義之邦也上觀
光婦人曰此何人無乃州官妻乎侍講荅曰此是城
中娼奴也州官皆士族之人閨門有範妻妾豈出於
賂乎給事曰早知如此當繼日觀我至風月樓臨池
嘆賞曰最是佳處雖中朝罕有如此之區余請櫻記
侍講曰主人隨我遠行則當製呈之余不得已行至
安州而送之侍講作記贈余兩使於臺上見筆素皆
問其名差過奇岩樞樹必駐馬時賞花草稍有妍美
者亦必把酒說之侍人溫謹差問中朝之事悉陳無

三

臣侍講詩文臣等謹將晉述經事詩與書亦晉嘉
賓真一雙聯璧也然詔勅分迎之事有違於禮未免東
人所議也兵部郎中艾璞與行人高允善偕到國依
重侍講之制分迎詔勅郎中務要速還終日樓樓無
閑暇之時禮畢還館上往設下馬宴郎中飲一盃
而入翌日未明兩使至成均館館伴等權皆不及持
盞手諸聖體人未及進輒郎中大怒見中門曰我從
狗竇入乎升明倫堂儒生半入庭中郎中走出上
各承旨再三請之兩使詣闕與上相揖立飲一盃
而出上進至太平館欲行儀宴止御宴未及相會兩

便遽出門欲升轎

上出曰大人行止何急遽如是

即中不從命曰 殿下先往城外待之

上不得已

先行於是文武百僚衛卒儀仗供給之吏樂官伶妓

奔走喘汗 上至幕華館未及下輦郎中追及之

上欲邀入郎中不從命強請然後乃入是日畏暑下

牒 上又立風塵中人皆痛憤郎中謂館伴曰戒之

奉使無淹留之弊且不受物戒之清德 帝何由知

汝國當以此奏聞于朝則 帝必褒之矣人有聞者

無不誹笑郎中不作詩畢竟投教首而去請語誰決

別使又作盧龍伴俾鹿鄙莫甚至今國人呼輕薄物

名者謂之入環令

上即位之年太監金輔李珍奉

詔而奉行人王猷臣亦隨之猷臣年少人也先令遣
東移咨戒國諭以不受賂物清節之義人皆笑之曰
使人欲知之清豈如使人欲勿知之清乎及到國不
占一聯曰人常務本安用末技為人皆笑之曰自不
為耳安用大言誇詡於人文雅之事一不留意意中
禮之末節苟或少羞必見詬怒國人以此少之

○世宗設集賢殿棟文士有名者二十人兼帶經筵正

諸大翰之事悉委任之早仕晚罷日官奏時然後乃
得出朝夕飯時以內官為對客其隆待之意至矣田

是夕相勸飽酒不醉去多為相鄭河東鄭達原相家
城字延城中高門後連城蓋看山西李陽城而咸夏
山今福昌任西河盧宣城李廣城洪道城李延安渠
南原又或云開封鄭氏李堪柳誠源河緯地皆傑然
者也其餘有名於文苑者不可勝數兩子之亂也
祖介罷集賢校文之臣數十人賴兼藝文日日引見
詢思及咸廟即位依集賢校文設弘文館又以本
官兼經筵待之者其與宣醞又相聚承政院承旨
對飲多賜奴婢以備役使又令皂隸皆帶銀牌又作
堂于觀山江上館官分直讀書之於上已仲秋望陽

佳部命遊郊外優賜酒樂其寵榮至矣而有文名者
不似世宗朝之盛也

前朝科舉只有知貢舉一人同知貢舉一人預先差
定未見有紅粉乳臭之詞臣初猶襲舊弊至世宗

改定例格皆用元制也前夕更書試官可當人臨

時入啓受點試官承命分往試所三館聚舉子其

曉願一一呼名納于棘園搜檢官分立門外搜括衣

襟等物之書其事於持者提付巡緝官而縛之場外

則一式在後學場內則二式年俾舉子未明試官出

大廳張燭而坐儼若神仙中人三館入庭整頓舉子

之坐卽出天明張榜出題當才收卷子踏印還給三
館登屋上舉大鍾呼先生鳴鼓促之文成某子解卷官讀
之皆古風也日西鳴鼓促之文成某子解卷官讀
膳錄官書字號於卷兩端又書勅令而分割之則
封名一則所製文也封彌官受封名還在則膳錄
官聚書寫人等用朱傳寫曰文查同官讀本某夜
官准朱草進乎試官品題高下後令封然彌官將封
名而書榜譜姓之法書字號於四書五經又書字
號於柱筒中舉子書所講名而納之試官抽柱野仙
抽天字則考註書所付天字尺書之文以授舉子

太史釋之試官講論疏胥吏書通略粗不四字

為講義各置前一書講畢則胥吏指虛撰名下而
上試官以次點講籤從多取之相等從下初場講
分數與中終場製述分數通計其取之非一人閱之
非一手國之公道惟科舉也

○古東宮在景福宮即大內東也 太宗為世子二十

餘年常御此宮書廷侍講之處為資善堂受朝百官

之殿為結照堂 世宗末年未豫不親萬機 文廟

代決機務陳朝官賢有名者為詹事集賢殿十人為

經筵十人為書筵結照堂在東宮外庭今則撤去其

基 世祖時經臨入處東宮又藏書冊於東別室名
曰弘文館齊書堂後為 文宗魏殿曰景禧又為
世祖魏殿曰永昌又為 貞素王后魏殿曰恭慶又
為 成宗魏殿曰永思殿 文廟聖學高明文章華
美茅法神妙諸傳中紅萬紫間春風春盡都無一點
紅之句即 文廟聖學 東宮時出金橘一盤送于
集賢殿橘盡盤中有書即御製摘詩半亭行書詩曰
枳櫨偏宜異脂膏便宜口最愛洞庭橘香美又甘口
詩與筆皆絕代奇寶學士欲描傳寫目曰雅人爭扶
欄不忍移馬朝廷忠粹城厲莊遺官設祭集賢殿製

文人啓 文廟御筆所製詞意但賸曉喻甚切文詞

灝聖人皆歎服不已後祭後疾勢漸息至今民安物

阜且天性至孝事上必盡誠 世宗嘗嗜櫻桃 文

廟手植之至今滿宮皆櫻桃樹也奉喪極哀毀桑棘

愁容不忍親議 廟時欲用孝字以其偏於一德故

以文謚之余少時倪司馬雨天使到國 文廟以世

子山逆詔命望見天顏美渥龍再甚長雖偉不常也

三館風俗南行負笈其首為上官長敬謹奉之新及

第分屬者謂之新來侵辱因告之又徵酒食無藝所

以屈折驕氣也始仕曰許參終禮曰免新然後與旧

官進退皆聞建鼓而別其官以五子爲水手云云是
鍾先乎上官長者云又細詳呼者三上官是應應乎
重官則重官亦大詳應之下官不詳則有罰上官
勝則無罰雖位高入目不清坐上官是之上其三四
間坐呼正一品五大字一品四大字二品三大字三
品堂上二大字堂下官只呼大先生四品以下逆呼
先生各舉姓而稱之呼畢又呼新來者三又呼無新
來者三黑者女也也新來倒着紗帽以兩手負背低
首至地就先生前以兩手圍紗帽而上下之名曰祝
敬誦職名自上而下順自下而上則逆也又作喜

形曰喜也作恐形曰愕色言其別名使爲異狀曰三
十三百其侵辱多端不可勝言放榜慶賀之日邀
三館然後設筵行礼若有新恩不獲得罪於三館則
三館不往新恩亦不得遊街三館初到門一會擊鼓
唱佳官好爵諸吏齊聲應之以手擊奉新恩下上也
曰慶駕又慶父母媒視曰生光最後又奉女人而慶
之曰乳母又新恩聯榜拜謁于議政府禮會承政院
司憲府司諫院成均館藝文館校書館弘文館承文
院等諸司先生各獻卍勳以爲飲宴之前日賜茶
次書館先行之曰江沈康初夏氣未解行之日暑氣

倣夏時成均館行之曰碧松飲乙酉夏藝文館張三
館於子三清洞學諭金根泥醉還家檢詳李克基路
遇之問交失從何來何醉之至此根答曰食蕎麥而
去人有聞者皆齒冷

成均館專掌教訓國家設養賢庫以館官兼之常養
儒生二百人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啓建尊經閣多印
經籍藏之廣川趙孝元增修構典祀廳余亦啓達享
官廳其後改構聖教東西廡及食堂又賜布五百餘
匹米三百餘石又賜學田以備館中之需李克增啓
今承聖恩多受米布乞備酒食聚朝中文士及諸儒

生以爲其文盛事

成廟之於是文士大會明倫

堂醴品極精承旨贊

宣醴及御厨珍味絲絡不絕

癸丑秋

幸成均館祀先聖先師退御帳殿于下輦

臺文臣宰樞入侍殿內堂下官文臣分庭列坐八道

儒生雲集京師無慮萬餘人上下皆挿花叅宴新製樂

章奏而備之各司分掌設饌

上頻遣內臣督察之

人皆醉飽目前昔所未有也

大抵任處者受業於其師徒附口古不知文理又

執已見膠固不通俞提學鎮論大學序極知偕踰之

說曰我心若謂極知大學之理則是有偕踰之志也

李司成文集曰一說余極知其謬論而其所違非一
說如俞樾所云此語當兩般看耳滿堂者云
論語為政以德若先教德而後教以孝則孝先
有力不如先教以孝而後教德序則聖人自起之故
也如此偏著處不可勝記滿堂爭袒是非或至
怒形於色雖有遠者亦不能折其鋒

○當今門閥之盛廣州李氏為最其族吳姓我成化系
李自通封以後漸大通判之子孫諶之巨恭諶之子
三曰長孫舍人曰仁孫石諶政曰禮孫觀容使舍人
之子克奎今為判決事議政有五子曰克培領議政

廣陵府院君曰克堪判書辰城君曰克增判書
君曰克墩吏曹判書廣原君曰克均知中樞皆一階
品四人以功封是廣城雖早卒而其子世佐今為廣
陽君文子文孫羅列崇班而相繼不絕我成氏自昌
寧府院君以後漸大府院君有三子長石璘左執政
昌寧君府院次石璿留守次勳我曹祖體曹判書公
也政承之子族遠左恭贊留守之子連生列中樞概
為觀察使曾祖有三子長即我祖知中樞次抑石府
成次拔金知中樞我考兄弟三人考居長次中樞次
卽石叔政昌寧府院君次則判書恭判我兄金三

伯氏為左叅贊仲氏為正書郎亦穀昌城之子叅
議保以後不振叅判之子三人長假國知中樞次俊
三曹判書古今所罕也
南大門外有不能我祖恭肅公考恭惠公叔震靖
公伯氏文安公箕城柳公益城洪公西平韓公道余
與麟田川慎成之義例休咎拜此職也
新羅王於正月十五日幸天泉亭有烏啣銀槥置于
上前槥裡有書封之甚固外面書曰開見則二人死
不開則一人死王曰二人殞命不如一人殞命有大

臣議曰不然一人謂君二人謂臣也於是遂開見之
其中書曰射宮中琴匣王馳還入宮見琴匣持滿射
之匣中有人乃肉院僧與妃通者也將謀弑王
其期已定妃與僧皆伏誅王感為之恩每年是日作
香飯飼鳥至今遵之以為名曰美饌其法洗蒸粘米
作飯細切乾柿熟栗大棗乾蔗為足葷等物和清蜜
清醬而食之又點栢子胡桃之實其味甚甜謂之
藥飯俗言食飯當於鴉未起之時蓋因天泉之事也
歲時名目所舉之事非一除夜前日聚小童數十名
為俵子被紅衣巾綢子宮中觀象監備鼓笛方相氏

四

臨曉驅出之民間亦做此事雖無恨子以綠竹葉紫
荆枝並母薑桃束枝合而作帚亂擊棧戶鳴鼓鉦而
驅出門外放放鬼情是日門戶窓扉如處
容角鬼鍾馗懷頭官人介冑將軍擎玗寶婦人畫雞
畫虎之類也除日相謁曰過歲元日相謁曰歲拜元
日人皆不事爭鬪慶之戲飲酒遊樂新歲子平辰
亥日亦如之且見軍家舊軍燒園苑亥日曰薰獵
子日曰薰鼠諸司限三日不事爭往親戚朋僚投
台刺而大家則設函受之近年以來此風頓革亦可
以觀世慶也是月十五日為元夕設藥飯二月初一

張

日花朝乘晚散於其於門庭俗言惡其是虫而作針
辟之也三月三日曰上巳俗言踏青之節人皆出遊
郊野有花則煎藥設酌又採新艾葉作雪糕而食四
月八日燃燈俗言釋迦如來誕生辰也春時兒童剪
紙為旗剝魚皮為鼓爭聚為羣巡閭巷乞燃燈之具
名曰呼旗至是日家家樹竿懸燈豪富者大張彩棚
層層萬盞如星排碧落鄙人終夜遊觀無賴少年或
仰而彈之以為樂今者不崇佛教雖或設之不如昔
之盛也五月五日曰端午懸艾虎於門泛菖蒲於酒
兒童編艾菖蒲作帶又採蒲根以為鬚鄙人樹棚於

俗有歌謠之風。大足野觀。妓服朝妝。坊曲。金扶
彩。少。身。容。已。推。說。之。道。諱。無。所。不。知。朝。廷。禁。而
戲。之。今。不。敢。行。也。六。月。十。五。日。曰。流。頭。首。高。麗。等
輩。避。熱。於。東。川。散。髮。于。水。浮。沈。而。歌。曰。流。頭。也。俗
因。以。是。日。為。名。辰。作。水。團。餅。而。食。之。並。祀。黃。婆。湫。之
遺。意。也。七。月。十。五。俗。曰。俗。號。為。百。僧。家。及。百。僧。家
設。盂。蘭。盆。京。中。尼。舍。尤。甚。婦。女。集。納。米。較。唱。亡。親
之。靈。而。祭。之。性。之。僧。人。設。卓。於。街。路。而。為。之。今。則。痛
禁。而。少。數。仲。秋。戲。月。九。日。登。高。本。至。且。彌。庚。申。不。眠
亦。皆。古。之。遺。意。也。

如有奉命出使者則明達
選設酌又於蘇行之
曰亦皆出郊遠之雖
勉費大日未免俗態
惟洪壺城
承命詣闕而乞他無
所請亦不曾過餽只
於赴京之
使及各道豎司蘇行
之日遣餽而指一臺
在餽之時
以為真滑宰相之体

洪仁山登第未幾佐

世祖靖難滑麗於

上多受

賞賜無算蓋賴嚴
王萬米穀倍之鄉
奴輸物納第
者不絕騁馬
塞門外列
者幾至万人
大起甲
臨池有堂
世祖嘗傾
後二字賜之
招致
石儒士
無日不
然雖何
之亦不能過也

繡竹喉亮蓋在示絕王宮大威之不可滿國載運
伶姪繡頭所用并其教子富貴二十餘年始覺其
嘗見路上有廢戲者乃曰遊民不事產業倚負
不可不罰遂令其人食犬夫其人窮而食犬者其
家子其人噓而不能若公遂棒之其後公稍作頽
曰老年破臥實如此戲每邀禪僧與之相勸

○京少時見真遠先生其廬宣城崔執遠值春陽之迫
冬夜讀書於山房忽燈滅炉中灰寒亦無火是時
月雪漂沒先生步啟五里外村家求火而來其
志如此人善下筵常曰子胖位輕人臣若遠可也

名於朝端我雖辛苦做業恐壽不長也
大夫人禹涕向疾先生曰我非夫人之子我兄弟
當為宰相是孝夫人者也其後皆如其言

崔執遠經史善談論吳沈深源來洵而居之
每邀隣友設酌博笑曰以爲常深源一日與友飲
家而還夫人惠勸礪不已集馬不許出又閉門不納
隣友尹士傑著墨列洵述不得度執遠散步大囑曰
彼適應有事我汝等不得越江耳蓋擬言而界之
也

崔執遠嘗曰余與位同遊浮宮拜名藉甚同朋

余在商州縣上佐而金壇在余後孫余暇時更常定之
又嘗於殿前之日整襟坐龍師席上與市同焚香
而後退臥余在石塔如驛馬過關遂為一校榜道
河長通坊而下望至如雲應衣僊父如躍如翔
余踴躍馬抱香隨至王整腰懸佩前謂僊父曰
面有聞者汝可高唱僊父呼僊許即得道太玄楚
縣聞其詳僊神主盤桓被予帝所為軍報袂衣環紅
倚門出覲余余前奉往謂之曰汝當隨僕不徒余言
今日之事果如何哉余若為元書庶幾汝能堪堪

平楚腰肢長安鼻角微反唇踰還入日臂上拂拂
余所說也伯元作詩曰萬里長城銀作腰隨風升世
塵灰矣又嘗余登東嶺為睥陽府使以如萬里長城
之腰着風教升此燕之銀帶清川之時以白雲之腰
綰向夕陽高張余踞如黑龍外之倚子孫臂指揮此
孤嬌嬌燒白雲帳樓夕陽裡高據胡床手執麈

○余家西山之陽有厄社甲戌七月卽望厄社在孟園
盜會三家婦女多故之女輩登後松岡避暑松岡蒲
簾多生香嫩可採女輩貪共烹食者頗作氣詭
夕余在東坡呼呼或唱歌起舞或悲慨呻吟或嘆嗟

相擊飲汗喘氣者但臨習而已子女聞之者被髮奔走而來尼社不能容或於山麓或於田中各擁病者而救之路上視者如市若言善視人者爭邀吮吸又粒銀五野不厭以二粒之微齒授濕上下貴賤混處莫辨過者始得報醒或有因此病廢者

○匪懈堂以王子野亭元長於詩文書法奇絕為天下第一又善畫國翠岳之林壑又浮誕好古探勝作武夷打會于北門外又臨南湖作淡淡亭藏書萬卷招聚文士作十二景詩又作四十八詠或張燈夜話或乘月泛舟或言聯或博奕絲竹不絕崇飲時諱一以

亡。無不歸。交無賴。雜業之人。亦多歸之。相。居。子
昔用玉。亦用金。泥塗字。又令人織細綃。即縱筆揮酒
真草。歌。行。八。有。求。者。即舉與之。事多類此。聞吾仲氏
有。名。何人。遇之。仲氏往。謁。賈。賦。亭中。誦詩。詩。詔。高。就
遂。敬。待。而。送。之。期。以。後。日。再。會。大。夫。人。謂。仲。氏。曰。王
子。之。道。當。開。門。度。客。謹。慎。無。他。豈。有。聚。人。作。朋。之。理
其。敗。可。待。汝。勿。與。交。其。後。再。三。招。之。竟。不。往。來。幾。數
死。一。門。皆。服。大。夫。人。之。德。也。

柳。方。孝。恭。齋。先。生。之。弟。與。沈。潛。步。福。居。南。大。門。外。隸
以。文。玷。未。得。齒。於。仕。路。宦。皆。殷。富。高。聲。妓。每。邀。客。沈。

飲博里稱爲三老雖無志才名以酒色目娛亦是
一時之傑也方孝補知音律朝中名士無不邀致說
宴饌品置饌日以為常而家財不害晚年官至四品
公忝判子國手據府院若趙文忠之外孫出於純綺
小時及長不檢然好學能爲文又善行草其琴韻亦
妙累捷龜科年雖少而所交皆一時名卿好設宴其
飲器諸玩皆極豪侈文雅擅一時等書堂於南山又
於泮宮北谷作雙溪堂每春時邀朋賦詩酣飲日適
又三絕目之能詩書飲琴也暮年尚足痿痺不能
起居然談論觴咏自若每騎竹與登山遊雅若列河

家直與與之坐話蔡者之常戲之曰廣子雖肥而子
不平無足取也者之門與子固門相對每客來值酒
必邀者之笑曰我是汝邑之教官乎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不知進者三人齊
安富無欲任常而常曰誰人祇不可進然不與婦人
對坐其自解其功一室而院若之也托言修心經
性每閉戶獨坐不嘗與其妻相語如聞耕種之聲持
杖逐之子固獨有一子痴駭不辨教養亦不知陰陽
之事子固然其能訓飾解事之女與之同寢教以雲
雨其子驚駭避入床下其後若見紅粧翠髻必啼哭

而走

成廟學問淵博文詞灝噩命文士洗東文選與之安
覽東而登又命校書館無書不印如史記左傳曰
傳春秋後漢書晉書唐書宋史元史綱目通鑑大
學行義古文選文翰類選事文類聚歐蘊文集書經
講義元人莊微朱子成書自警編杜詩荆公集陳簡
齋集史記之序記者其餘所印諸書亦多又聚徐剛
中四佳集金文真風苑集善景麟叔齋集申之翁
保閑集惟尋常保藏或文安公詩文選失未印可恨
也

余所著詩集十五卷文集十五卷補集五卷風雅錄
二卷義議六卷浮休子談論六卷錦中行跡三十卷
所撰鳳騷軌範三十卷樂學軌範六卷宗櫛備覽四
十卷雖不能掛人耳目亦是考既往而破啟也

陵室也傍有齋杜白晉然也如健元陵顯陵有因慶

寺齋陵有行慶寺 厚陵有興教寺 元陵有奉

先寺 敬陵昌陵有正目寺遷 英陵在呂州改神

勒寺為報恩寺以爲齋杜獨 獻陵無社蓋目 太

宗遺教也士大夫亦於墓傍作齋庵非崇報教欲令

僧徒禁護墓山也

摩樂院以詳音律人為樂師其法與世不同其法有三
提調有持此者片光未盡但受其音者上既求
為樂官則其法亦同凡之遊樂者則其法亦同
人倫五音十二律之精也人也以此為知要而其意
全所如也有知者作詩談之曰其法與世設自賢者
論之則其法莫言俗耳皆覺其不悅于人不悅
其法則其法自高麗古俗也其法備蓋前意
歷歷其法金山佛前後伶人奏樂而宗僧人數百分
左右而之各持名香誦經小僧升車擊鼓經止則樂
作樂止則誦經奉佛自關而出輕上御光北門送之

終日巡行市街或校其華靡太子設宴供各國官
吏趙老供物惟恐漏設大法供養舊鼓梵唄之聲
振于太監寺女僧祖象觀祀曾佐即金九容耳老休
肥踉蹌步行泥汗如冰飛塵滿面人皆笑之

成廟為在教學之始設書院夜不閉三堂入直之士
與之講論講畢賜酒臨退同古今治亂民間利病便
服相對問事天象一榻四口已為三夜分大醉而出
賜御前燭至此院即金蓮炬之遺意也

成廟以孝睦族久顯地遠令改爲隱居寺設三位
和太子古泉宮黃帝聖祖觀音隨之仍祀其廟

安亦如之遂張龍鳳大幕於後苑大雉處設宴以饋
之賜鞍馬彩段紗羅布帛羅胡椒弓矢青騾隨其功之
高下而各有差大抵修補蠲役提調郎廳承旨陪祭
執事官侍衛宰樞諸將提舉官官忠義衛典藥飯監
常侍與馬內監承旨各出餽飲人皆扶醉而出余時
亦體會刑書親在其事皆一時盛事也以今思之陪
祭位神主自古東宮惟王文昭殿未或闕迹以古未
嘗不設殿祥禱後附文昭殿其祀已現也
○唐中詔兇有搃草之禮誕生之日緇蒿青懸于室內
唐上帝大慈宮子盡災者三日齋于昭格殿設醮祭

中太院供五色帨各一正男則幘頭袍笏烏靴金
帶女則釵首香子靴履青物陳于老君前以祈鑒福
夜分祭畢獻旨告服令人擔布殿冠眼前導諸闕王
至門外陳前岸上焚香再拜內人受之而入獻匱捲
高案納諸帑中諸盜巫以紅襪裹之出外以謹到
其函授內寶正奉之而行綱于其司庫內若女
則內膳者主之甲寅春元子誕生余為獻官行此事
也大概昭格萬事為中朝道家之事太一殿祀七星
諸宿其像皆極尊貴也三清殿祀玉皇上帝太上
老君普化天尊神像亦十餘位皆男子像也其

題名位祀者必虛數百集獻官與署負皆曰衣烏巾
如適是使祠人讀道經天書祝饗於青紙而焚之其
效奇以冠笏祀服行祭令奠諸果養餅茶湯與酒焚
香百拜道流頭冒道遙冠身披袈裟黑衣鳴磬云
所為有司見感而朝遂設官任職虛於青紙而焚之
入其寶不費亦作詩曰用官事士受恩者自服烏巾
苦乞灵却怕非僞者指策老君來祀老君庭
閨中樞太生年九十餘元日諸姬來謁一人進曰願
叔享壽百年中樞怒曰我齡九十餘若享百年只有

數年何口之無福如是遂黜之一人進曰願赦享壽
百年又享百年中極喜曰此真頌禱之休也厚禮而
送之

○元帝古同官所伯之職掌祠祭宴享大吏一應
礼吏等事其任固不輕也又據徵補兵興軍機之生
財刑刑領獄訟工掌百工之供大官之令唯礼曹最
足雖值太事遽令暇司事已帝內若領倭女真之
使則直上三人皆松簡之礼服禮賓之禮宴樂賓客
之禮是司其使赴京使臣之賜宴之禮之禮其舉

相繼不絕也余曾以謝恩使赴東禮部尚書因洪謨
來押宴于會同館曰刺麻雲南蠻緬諸國之人長
跪尚書前仰訴賣買之事尚書解說而進退當其時
余敬慕不已及余為判書倭女具錄其案罷之後舉
執前長跪各陳己意雖大小不同而其規模一也

世宗朝中尚為禮曹判書許稠為吏曹判書申日中
而往日側而還許侵晨而往日沒乃還一日許先往
坐曹關申到南宮未幾還出許令人往告之曰何晚
許亦罷申大笑曰大人早仕有何加蓋之事余雖晚
仕有何加蓋之事不如各弄掌而已申臨機善決許

勤苦刻行所性不同也

崔勢遠嘗言吾友姜晉山廬宣城成夏山皆溪蕩不
正人也惟解西平設憤百操余亦謂之當時聖人以
今見之非聖人也人問其故答云一日晨興於道隙
間窺見西平坐其家前對青小妍奉灌匱進之西平
掬灌冰師婢面而弄之此豈聖人所為乎人皆絕倒
真逸先生云常見李提學伯高為龍余攀龍飛渡江
余恐墜龍顧謂執吾角逸止江山岸草木人物皆
離合若所觀景覺吾諸伯氏伯氏曰伯高當時懿望
曾擢重試若舉其角必擢重試壯元也未幾伯高被

誅真逸亦病病中作詩懷伯氏事之云西風拂嘉樹
零露散華滋我亦一天物玉汝來有期伯氏此曰詩
太有生氣君當無恙翌日而逝此皆凶兆而非嘉兆
也

余以禮曹判書提調掌樂院若客人宴享使臣賜宴
慣習取才之時聽樂無虛日又往來太平館里四面
打冷妓家崇禮門外敏甫如晦兩家婢僕皆善手余
常歷入聽之又於大家博習洪仁山安立尹兩大宅
亦教婢僕絲竹聲爭嘹亮夜深不已余每卧聽亦一
樂也余嘗謂人曰寒素儒人勤苦讀書未占一名而

死者之哀。余早年登第。官至六卿。日夜在款次中。何
獨享太平之樂。如是未幾。成廟賓天。余以禮官執
喪。飲襲。擗地寢苫。又得梓宮往赴山陵。其間宮人
之帷百僚之庭。哭泣之聲。日夜不絕。亦是痛傷。曰蒼
之域。又值如此之變。豈樂極哀來自急之理也。

○余七時與叔翁相友善。寓空家讀書。隣友趙恢家相
距數里。其家有林檎樹。一日叔翁謂余曰。眠魔作祟。
不如往趙家食林檎。於是二人偕往。則林檎滿樹爛
紅。門閉不得入。呼主人亦不應。僅僅在門內飲酒。懽
呼俄而驟雨。一犂門前有大馬繫槐樹。小馬亦有三

四而悄無一人放翁曰主人麾客已甚不知盜此馬
而去領之二人各騎一匹馳出川過迤邐而行還至
謨書處繫兩馬於庫裡放翁曰吾欲殺馬而食之余
曰安有此理是則典盜無異放翁曰恢雖知之其肯
告官遂舉臼杵欲打馬頭余扶而止之翌日恢來自
動面悴放翁問子何有不祿之色恢曰昨日妻姑將
往金浦鄉墅擊馬於門外有盜偷兩馬而去舉家遭
遽介人往搜余則巡歷高陽交河等處至今未覓是
憂耳少馬馬鳴庫裡放翁微笑恢往見之則即其馬
恢且怒且喜訟之不已於是滿堂大噱

高麗侍中姜郢贊為判官漢湯時府境多虎吏民多
為所噬府尹患之郢贊謂尹曰此甚易耳待三四日
吾可除之書紙為帖囑吏云明晨汝北洞當有老
僧蹲踞石上汝見招來如言而去果有一老僧衣
藍縷載白布巾犯霜曉在石上見府帖隨吏而拜謁
判官扣頭而已郢贊勅僧曰汝雖禽獸亦是有靈之
物何害人至此與汝約五日其辜醜類徒于地境不
然強弩勁矢盡殺乃已僧扣頭謝罪尹大囑曰判官
誤邪僧豈虎乎耶贊曰汝可化形僧咆哮一拜化一
大虎仰攀欄檻辭振數里尹魄喪仆地郢贊曰可止

虎翻然復其形頂禮而去明日尹命吏往伺東郊有
老虎前行出虎數十頭復渡江而去自是府無虎
郡賢初在服川登覆試壯元官至首相為人體矮耳
小目一貧人怒兒實得貧人整冠帶在前列而
破衣居下床使見貧人曰客兒雖傳耳無城郭必貧
人也見郡賢膜拜曰廉貞星久不現亦中則命
良方矣

高麗將仕郎永泰善性優戲冬日
予曾以為龍虎狀而養之一日恭脫衣通体盡龍
二氣和備忽曰稱師勿慢我即淵中龍神也聞稱師

受護慈恩威德而來其日某以我常耳來以迎祥師
言訖不見至期僧習靜新盛服以待以焉恭至與
僧而走至湖畔謂曰慎勿擊援一瞬可入僧瞑目放
手恭投僧于水中而去僧衣服盡汚身亦被傷匍匐
而還援衾而卧翌日恭來曰禪師何病之甚僧曰龍
淵神老而無意託我乃生於此恭又從忠惠王獵每
呈優戲王投恭于水中徹裂而出王大笑問曰汝從
何處去今從何處來恭對曰從死屈原而來王曰屈
原云何對曰原云我遠詣王投江死汝遇明王底事
來王喜賜銀甌一事旁有虞人見之亦投于水王令

人捉髮而出推問其故漢人王德見屈平王曰屈云
何漢人曰彼何言我何言三軍騰笑

高麗元帥在芳寶此時就軍裏偷客進西海道路上
忽逢一男子順而長執芳大當馬前曰今公何歸願
陪行尋芳寶知是盜賊亦不却之約行十里餘有雙
鳩坐田中盜曰君能射否芳寶遂射之一箭蓋中而
獲之曰尋寓空院解所佩弓矢與盜曰我嘗着弓矢
在社此芳寶至廁間盜取弓持滿射之芳寶以手攬
取來矢揮置廁間如此者十數一箭之六皆盡盜服
其勇科謝乃命常有像制高數丈芳寶覺其丑上取

木秋屈之一手擬並頭髮繫不秋以刀割去頭皮
秋抽起勢過太空盡揮頭髮而身墜于地芳實不顧
而行晚歲位高重過其地寓田家甚鉅富有老妻
持杖出迎大設酒饌酒酣雙出涕曰吾少時恃勇為
盜殺掠行人無數逢一少年神勇無比我欲害之反
為所害拚死後生自此悔過惟務農業不復顯越人
取貨仍去帽示之曰吾意然無髮矣芳實有妹號
勇亦無髮常持小杖於壁兄弟登杖上行芳實行則
枝動妹行則不動妹又一日羸童困馬到南江舟人
于渡掖妹下之妹大怒遂取舡櫂亂打舟人健如飛

鵲

高麗年禍性狂族嘗遊山中遇一稚童藏蔓草為笠
以松子為項以樵子為屨楊見而愛之脫所銜金頂
帽珊瑚纓易之童佇立路隅惶怖同措禍者稚童笠
踴躍歡喜策鞭馳馬覘童子只甚不憚狂悖其還囊
看家有老姑年過九十嘗言少時在松都見楊面白
眼赤着白衣騎馬行軍士數人持木杖前導大小
茅宅無厯人佳人处子逢即還藏故家作樵屨聞
楊出遊於婦人爭入避之一日楊到達原君鄭良生
宅自家攜砧問諸里人曰此誰家答曰縣大夫宅也

耦即馳馬走曰此人可畏此人可畏蓋憚劫莫而不
能犯也外姑鄭氏蓬原君之女故余得聞知之

辛毗初秉國政屬奇顯家吳顯妻通顯夫妻情側如
老奴婢毗威權漸盛生殺在手所欲置之死地則無
不如意若聞士大夫妻妾有姿色者每以微譴囚其
夫于巡軍獄顯等令人傳報其家主婦親訴其冤則
得免美其婦即就入毗家則大門去馬從入中門去
婢僕毗家人率行入內門毗獨坐堂旁設衾枕道意
縱淫所欲愛者則或留數日而遣之仍放其夫如或
不遜則或罰或鬻目而有致死者故婦女聞其夫被

囚則必覲粒先就眈門殆無虛日眈慮陽道衰每斬
白馬莖或贈蛆蚓而食之若見黃狗蒼鷹愕然驚悞
時人以爲老仙精

高麗宰相趙云佗知時將亂謀欲避患乃詐爲狂誕
嘗爲西海道觀察使每念阿弥陀佛有一守令吳公
相友者亦來窓外佗趙云佗公曰汝何以稱我名守
令曰令公念佛敬成佛吾之念令公欲爲令公耳相
視大笑又詐得青盲疾辭居家職其妾吳公子之相
私每戲於前公不露形色者數年及亂定急措目曰
吾疾愈矣率其子遊於江上數其罰而投之江其所

居鄉墅在今廣津下公求為沙平院主與鄉人結侶
每於飲會相與雜坐諧戲柴門日午不知一日坐亭
上朝臣貶斥者多渡江公作詩曰柴門日午喚人開
步出林亭坐石苔昨夜山中風中惡滿流水夕泛花
未高麗政丞韓宗愈少時放蕩不羈結徒數十人每
於巫覡歌舞之處却掠醉飽拍手歌楊花時人謂之
楊花徒公嘗從兩手乘夜投入人家墮屋其家婦人
來哭墮前曰君乎君乎何處去乎公以黑手出張間
細聲答曰我在此矣婦人皆驚悞而遁公盡取所設
床果而還其狂多類此及為相同功名事業也兩富

世晚年退老鄉山即漢江上楮子島也嘗作詩云十
里平湖細雨過一聲長笛隔蘆花却將殷島詞羹芥
還把漁竿下晚沙又云島缺短褐連池塘柳花微風
酒面涼緩步歸來山月上林頭摘葉藕花香

崔鉄城堂少時其父常戒之曰見金如石堂常以四
字書諸紳終身服膺而勿失雖東國政廢行中外而
一毫不取於人家幾至食而己當時等樞相邀近以
棋局消日爭設珍饌以務豪侈公獨邀客過年不設
饌日暮糝黍稻飯兼陳雜菜諸客楊腹盡啖菜飯
曰鉄城之飯甚甘也公笑曰此亦用兵之謀也太

祖為侍中當立縣云三尺鉤頭安社稷一時文士皆
未對公遽曰一條鞭末定乾坤人皆歎服公每憤林
廉所為盡誅宗族及其臨刑之日乃曰平生未嘗造
惡業但誅林廉過當耳我若有貪欲之心則在生草
不然則身下生天墓在高陽至今禿褚無一犯事俗
謂之紅墳也



國為己任革命之際天命人心皆有所推戴公獨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有僧素與相識者告公曰時事可知公何暇告公曰受人社稷豈敢有二心吾已

有行憲定一日梅輟然謁達公出吊隨而出洞有武
士數人帶刀前橫過馬首者呵卒辟除武士不避之
公顧謂梅軒曰君速去勿隨吾行梅軒猶隨之公色
怒曰何不聽余言梅軒不得已辭歸俄有人來云郎
中遇害矣

吉先生拜師高麗之心以門下生書授敎居一屋金
爲山下誓不仕我朝我朝亦以禮待之不背其志
公累郎中諸生從公爲兩府以閤閣之意爲上壽
辭由賤族爲下壽敎以經史課其勤惰受業者日以
百數公嘗作閒居詩曰盟于清泉冷臨身茂樹高冠

卷一

三

聖主問事耶而與道之臨深等生獨明生上已
風清興有餘外客不來山鳥語移度竹塢卧者言未
軒作畫漢鄭曰八國日道挺生者稱惟我生公其死
庭幾挂組之榮跌蹶之威視如浮雲高蹈而歸素梓
十計其歷距年畫書一室冠冠布衣噫周德之如天
亦不問江山之採薇豈漢祖之中興乎亦牧羊養於
釣磯迄今十餘載方信此心此理之無違
徐先生甄當革命之時以掌令致仕遜居黔川鄉曲
每念麗朝之事懷慨作書云十載神都隔渺茫忠良
濟濟佐明王統三為一切安在却恨前朝業不長

高麗王多尚元之公主故元亦遣使求士女以充後
宮其未入者給付大匠趙公解之妹入元為大相夫
人公少時亦隨姓妹家有女憧姿色絕代又知書公
以為妾以故常在元伉儷繾綣之情雖比翼連枝未
足擬其彷彿也一日偕宿外舍夜半聞內閣喧鬧之
聲然寢寐方酣未及聞其由朝起視之則見一婦人
鄰人告云皇帝避兵入上都大相夫人之德為所行
大兵已臨近邠夫一都遲遲爭攜妻子奔走而西
北兩人亦聞知所措忽有大相所使小宦擊流汗奔
還言曰車駕行急未及隨去公曰上都遠遼不可歸

矣我國地亦近吾儕三人可以速達遂搜家所得
米囊宦豎騎一馬公與女同騎一馬而行宦豎曰如
此兵戈騷屑之際挾此妖物若遇寇盜則必不可
之埋願君割恩棄之女呼號擗踊欲同生死公亦不
忍別挽袖入手難解雙淚滿襟旁人皆垂泣公度
審事勢遂棄而行女哭而隨之日暮止宿則女亦追
及而來凡三晝夜行不息兩足痕裂不能支然猶盡
力而來自高樓在河上女忽挺身而登公意謂登高
望遠耳回眄其樓則女投樓下潭中奄然而沒公嘗
愛寸色至是尤服其節與宦豎到本國每至老境言

當時之事悲痛不已

、唐宣王入留元有所連情者及東還情人追來王折
蓮花一朵贈之以為別日夕王不勝春煖合並齋更
世見之女在樓中不食已數日言語不能辨強操筆
書一絕云贈送蓮花片初來灼灼紅辭枝含幾日憔悴
與人同並齋回啓云妓入酒家與年少飲酒尋之
不特耳王大懊唾地翌年夏壽節並齋進爵退伏庭
言死罪王問之並齋呈其詩道其事王垂淚曰唐
君見詩竭死力還徃矣卿愛我故度言之真忠思

不往開國以趙宰相胖生長中原為奏聞使而遣之
高皇帝引見諾賁胖對曰歷代創業之主類皆順天
革命非狝我國也微指大明之事語用漢人之語皇
帝曰汝何知中國語胖曰臣生長中原曾見陛下於
殿中皇帝問當時之事胖一一言之皇帝下榻
執胖手曰朕若在此卿京朕之交友仍以
客禮待之書朝鮮二字而送之
大明以表辭不恭微撰表人光山君金若恒與西原
君鄭提赴京師光山至安州館作詩云旅館何寥落
風烟野外客客中懷抱惡枕上夢魂翻地僻居民少

日斜龍鳥喧異鄉春寂寂百慮橫憑軒望南京
遠謫西原將行其弟擢送之擢有純金帶西原請
之以備行糧擢不能給人以此火之後皇帝霽威令
其家室求屍而去竟不得而還光山之女即我祖母
有老婢自言托為家室赴南原到一江口夾兩岸起
重樓高閣美人居樓閣或刺繡或調羹有橘皮大如
瓢點浮波上楊柳陰數十里婢本愚劣未得詳問地
名以今料之疑即楊子江也
安城君孝叔舊自成大功後恃功驕傲視同列宰樞
不啻如僕隸君命亡則稱疾不往中使候者絡繹

不絕而絲竹聞於內室或欲注人官爵則書名於小
簡俾人奏之以故親朋布列縣仕大起甲第於敦義
門內悉聞人馬之聲塞門禁行人舍後日甚遂得罪
長流咸陽別墅世宗命儒臣撰龍飛御天歌以叙
善知太宗朝事馳駟亡之叔蕃以白衣詣闕達官宰
樞皆後生爭趨拜謁叔蕃揮手止之曰少時某也某
適某也信實余意其為令長之咒果然其意氣桀驁
曾不少屈

○卞春亭繼陽村掌文衡然文章軟弱文士今久固以
能詩鳴每見春亭所製掩口大笑一日春亭告暇遊

劉聖村莊偶占一句云虛白遲天江郭曉晴黃地
柳郊春自負得美聯將入京上奏有人言請父同父
同曰詩甚鄙拙若上奏則是同上也我昔有詩云驛
亭把酒山當戶江郭哦詩雨滿船此真上奏之詩也
其人後告春亭春亭曰當字未穩不如改下臨字
又言諸父同父同曰人謂春亭不知詩
不曰南山當戶轉分明其人又告春亭春亭曰古詩
不曰青山臨黃河父同真不知詩反笑我為一日春
亭作樂天亭記招父同使觀之父同曰此記論性理
雖似中庸父同為人恃才凌人以後進輕前輩春

亭心亦不平遂成嫌隙而終不得一顯官

春亭性吝嗇雖微物不借於人每割冬瓜隨割而看
之對客飲酒酌其盞數謹封壺壘而藏之客見類已
而去者頗多嘗在興德寺撰國朝寶鑑世宗重
其文章仙厨賜饌絡繹穿樞僚友爭送酒食一一貯
諸房曰日久生虫蛆臭達牆屋腐則棄于溝壑而蒼
頭慄慄未嘗一瀝

黃翼成公寬洪大度不拘細事年高位重俞旨謙抑
年九十餘嘗坐一室終日無言互開兩眼看書而已
室外霜桃爛熟鄰兒爭來摘之公緩聲而呼曰勿盡

摘吾亦欲嘗之少焉出視之一樹之實盡矣蘇軾夕
餐飯草兒來巢公除飯與之料巢公食公但笑而已
人嘗戲之曰巢公相二十九年如一日以爲重論則國以
後相素者以公爲首
李公孟明救隱長孫官至三都承籍世業有文忠公
表於詩嘗作悲松都詩云五百年來三氣終標鸛搏
鶴竟何功美已遊山河在人物南遷市井空工
鸛花微而後諸陵草樹夕陽中我來此日偏多
事悠悠水自東又傷無子孫詩云自從人道元龍直
父子相傳到此身我罪伊何天不管未爲人父豈

新其後夫人妬悍構家禍公因此得罪竟所害而
弟黃珍官至判中樞其子謀亂伏誅中樞錄亦流
寓而卒

鄭大提學地縣明絕倫凡書籍一覽輒誦科舉臨
期公浪遊不中止一日抽六經簡帙一回過眼捲
不再讀至誦詩時既盡興趣應答如響嘗在元帥幕
府軍卒數百人一見皆記其面知其名時人皆服其
神少時長僧誦金剛經乃曰彼經可一覽而誦也僧
曰若若能誦則我辦盛饌若不能則若辦盛饌相
約訖公援柅擊鼓誦之如流至半快僧遽走

、才提學種學以非辜被罪牧隱畏朝廷不能盡其痛
一日有族生來謁者牧隱曰吾欲遊山可與偕往遂
共入山谷悄無人跡乃謂族生曰表子以去膏肓
憤鬱不能舒令之來此欲哭耳遂大哭終日鮮不絕
乘昏牧隱曰心膏大豁定自此其氣始減提學臨死
謂諸子曰我以文名為人所媚乃登於此汝輩慎勿
糾舉其後叔時叔卧皆不赴舉而官至省宰獨叔時
赴舉而終不顯達

科二宰錫俞少時與 蔡定王同衾而寢錫俞亦也
黃龍在其傍顧視之則 上也由是奇之相友為

及卽位錫命寵章極隆十年為知申事陞知議政府
兼判六曹事近代人臣無比為承旨時上曰誰
人代君任候舌朴公曰朝臣無可者惟承樞府部事
黃喜真可人也上遂用之未幾代朴公為承旨終
為相世謂朴公知人

孟左相為大司憲朴公安身為持平輶平壤君趙大
臨不降而榜訊之上大怒載二人于車將戮之於
市孟相失色無言朴公意氣安閑若無惧色舉名而
呼孟曰汝是上官而我為下官今作死囚豈有尊卑
我嘗謂汝有志操何今日恒怯如是汝不聞車聲之

韓：平謂羅李曰汝取尾兒來卒不聽公瞋目叱之
曰汝若不聽我死之時必先某汝矣聲色愈厲卒畏
之遂取尾兒而給之作詩書而書之曰有職不供甘
受死不恤過矣蘇軾名付子曰達往躬啓卒不待
已持星子蘭時獨谷為左政丞與疾詣關極諫上
亦不聽卒死而不哀

孟鍾士時曾以事官齋于昭格殿假寐之際夢見已
故傅時七星入室公下庭往迎之丈夫已入蒼老
則獨不成相也及公獲罪將戮于市賴獨谷諫救之
乃得免於死平生事獨谷如父母獨谷沒後雖雨雪

通和心下焉

我外家安氏即文成公之後也自製國之後
廢之故墜地文成公修學校施俸屬納其
口至今成均驛所俾者皆文成之族獲也公以功配
享之廟公生于器子器生收牧生元崇元崇生環環
從戎外祖使從終外祖生玼玼生知歸知歸之子
曰彌玼至今長子相承登第人以為文成之所賜也
城州西郊荒廢無人安政堂收始鑿之廣作田畝大
構茅而居之政堂能詩嘗占句云牧笛一聲長浦外
漁燈數點落巖前至其孫環極感内外占田無慮數

新頃叔碑百餘戶老樹千章成陰十里鵲鵲呼噪其
間公臂蒼牽黃日往來以為樂至今令餘土而居者
百計人皆其子孫也

、矣留以現性好鷹犬自青衿年以時已有其癖在婦
室左手臂鷹右手翻書而讀婦翁曰讀書則廢鷹好
鷹則廢書何兩行勞苦之事荅曰書是箕裘之業不
可廢性嗜鷹之不可廢兩行不悖何害莊理目火
至老一以此目誤雙梅堂一日渡洛河向漢京關路
旁山石間有讀書聲謂其僕曰此必晏老也至則以
左手臂鷹以右手翻綱目倚樹而讀相視大笑公為

人寗繼平生無疾言遽色倭陷昇天府公猶在家讀
書僅僕告曰寇逼矣公曰姑習射慎勿遲遽俄而寇
逼

鄭贊成知留後符晉鄭大夫良生之子也兄弟皆知
樂贊成能鼓琴留後則無所不曉容兒稚偉夫人或
下鄉曲而留後猶在家面對雲山手撫鳴絃時時自
歌以為樂不嘗醉於物黛間

李沃侍中春富之子也侍中被誅沃編隸江陵府是
時倭寇來泊東海焚蕩州郡民物皆爭避之府前郊
多大樹沃夜令人取矢數百分挿於樹翌日脫喪服

馳馬而出至海口數數矢射賊併敗不入射則欲如
雲而集以一寡當之抽矢而射繼橫馳突自朝至暮
吾戰不已然不虞開射之必中死者如麻自是賊不
犯境一道賴安朝廷嘉而官之

○同守上教後嘗言去時以勇力免禍者三太宗定

西難時有同去者且然相備設相語而入逼伯西開
未得出行舍以賊有牙人駐去將斬余奮臂卻走
賊莫能動直至前呼曰如此壯士殺之何益不
索關而放之此非勇力少死也少時得一小山僻處
猛虎無所避擇取虎額下肉髑謁于地驚夜皆散

救其有至者顧之寸刃徒以手相抗爾見崖下有泓
惟而前寸寸而進人與獸皆因流汗被矐遂以口額
沉乎水底虎飲水護眼水刃仍以木石搏殺之此莊
勇之必死也嘗觀狄客上一日虜騎雲合天下皆
前有大樹數十步虜先援則虜勝我先援則我勝遂
抽身疾走先援樹虜追莫及以此勝戰此非勇力必
死也公仙至刑中極以第一勇將擅名當世

○國朝都漢陽武昌祖家谷公與伯兄獨谷公卜宅
於今鄉校間一日出南大門外行五里無人居
見西山之麓曰此巖佳處遂構宅獨谷公怒曰兄弟

雖隣有司不可改獨棄我遠徙無人之境公曰此處
雖幽僻無人至中集則人家當櫛比我慕山林之美
非尋常子也情也遂召之種粟數十株種花種卉無
不備雖至今意園林之樂相氏是為甲

素谷與騎牛李公相善李公居城南素谷居西山相
罪總五里許或秋集相從或以詩相酬唱素谷於園
裡種小菊之口術至矣每集常從以紅刺蘼為事李
公作詩曰菊池無心松子園書花竹有深情牆頭
蠟紅三槐樹好箇黃鸝一兩聲李公嘗到素谷全恭
康公煮茶於露外茶水益更添他水李公嘗之曰此

茶必添二生水公能
自金剛山出來漢江中之水為第二俗離山之三陀
水為第三

我舅舅安公性正直嚴毅歷任十二州縣秋毫無犯
吏畏民懷又使吾親見形帶針林川一日與隣家飲
宴有獵狗回園中大樹吠不已公顧視有之帳物高
冠大面倚樹而立熟視之漸漸而滅又一日天陰雨
濕公如廁小童奉燭前導竹林中有女荷紅欄衫被
髮而坐公直向前去女踰牆走及其俗尚鬼入怪公
衛者相觸死州素為鬼藪公始至彼入州吏盡淚止

之公之族為其嗣法相皆裝而毀之衛南有古井人
人謂神物在耳中事聚祿福公命塞之井如牛吼者
三日州人謂公埋公曰非也公來而哭何惟之有目
是坎窞豈忌公竟在東而還公又嘗居瑞原別墅路
傍有古樹其大數圍長可蔽天天陰則鬼必嘯夜則
張大燈照公致廣近雖入其墓則亦無所見百里中
以年特勇自許然其樹邊為鬼所憑靈夜狂走一
里雖當開公墓則亦夜隱處而避之公遂至數路床
門外令人持髮而出以年色墨乞葬公叱曰汝在里
中二百餘歲死則張大則惟子過則躄坐不報汝所

則匿而不出今又凌虐隣舍其意何求少年頂禮遜
謝公斫桃樹束枝作長刀虛斬其頸少年翻眼長呼
作死狀即仆地昏睡三日始覺狂熊頓除至海州
牧使遂棄官周流四方臂蒼鷹黃犢僕數十載魚
鼈學野則取魚山則逐林公又善射鹿豕無不登中
每乘健馬馳下千仞崖壁疾如飛鳥矢鏃相連見者
無不歎服享年七十而卒

時
外叔安府尹少時向瑞原別墅乘羸馬率一小僮去
墅十里許夜向黑四顧無人東望縣城有大炬喧
呼之狀似若遊櫟其勢漸近周擁左右五里不絕皆

鬼火也公進退惟谷同知所措但笑為前行七八里
鬼火皆散天陰雨濕道路益艱然私喜去鬼恐怖稍
定又踰一嶺緣回而下前所見鬼火燿塞前路公計
無所出拔劍大呼突入其火一時皆散投入林莽抵
掌大笑公到瑩心猶惶駭憑窓假寐婢僕張松明方
坐續公見火光明滅大呼曰此鬼復來耶仍舉劍擊
之左右器皿皆被破碎婢僕狼狽坐也

我外姑鄭氏生長楊州有神術其家馮一小婢數年
不去禍福吉凶無不的知言輒有應人無不隱匿之
志皆畏信之家亦無恙其聲言如老鶯舌書則浮

在空中夜杪于梁上隣有一家世為名宦主婦失寶
釵每歐女僕僕不勝其苦來問於鬼鬼曰我已知所
在難以語汝汝主來則當語之僕往告主婦主婦親
握粟來卜鬼曰我知所在口不忍言吾啜一舉汝面
太赧主婦再三問之遂不應婦怒叱之鬼曰若誠不
易耳某日夕汝與隣某同入楮園釵掛在樹枝矣僕
覓得之婦大慚又家奴盜物鬼言某人偷之匿諸某
室奴奮叱之曰何處妖物來托人家遂陰厭外地良
久乃蕪人問其故奴曰有紫髯丈夫梓我頭髮故恍
惚不起矣家稍厭之鄭相國矩符昆季至則鬼惶怖

出宰相國去後鬼亦還相臣知其事一日召見勅之
曰前汝獲不死人家人鬼曰自我來此粉壇家
插一足破額也至此吾奉一門大人有奉終不
相違迤廂哭拜因見慈影響吾廟諸太夫人
亦有聖中者皆無不死之知往事而言之者謂之太
少言官非相國者皆曰夫人皆云有明鏡數朝延求
之皆答以手無因經司楊執之德不出安孝祀回視
太子太子曰斯言以矣所疑觀賦集佳賦于寺澤縣
以家其家而自食其食而自食其食而自食其食
去以小製石造壁而造二則所食其食而自食其食

則向大樹... 禮同... 有親戚
往牛軍者... 上命李禮來駟率
妓騎一夜... 有花盤
而視之中... 太子無應者李禮悵限
而返問... 証人故或亦以
虛言...
我嘗... 公為禮曹判書啓曰... 書長... 六部而
率... 上兄之判書
兩兒... 判書

安... 都承... 判書

石承旨自恃經濟才寬見都承旨如摘領下髭一
皇有違職安公以同副承旨擢拜都承旨自丙午
命到院八中門遂就都承旨之坐曰可坐此坐矣
瑞色異如反自此遂成孀隙其後安公以兵重
獲罪止謫人皆謂宗端釀成之也

、
惟泥所號幻庵早喪厥考年甫十三隨叔領獵于郊
有一鹿前走若有顧待者俄而一鹿兒追至因感慨
曰歎之念兒與人何別即念考休獵祝髮為釋耒
負石磬霜甚儻然莫敢攀而倫之往金剛山食木衣
麻脇不陷席若特終身為念茲母倚問之望遂還作

偈云寄語巖前松栢樹重來共爾終天年後師事
影庵習楞伽經衆皆祖得其皮師師深味骨髓玄
建道場於廣明寺以懶翁主之一時袖子無有升堂
者上有不祿也薄暮將罷場師後至上喜甚迓之師
立門外懶翁問如何是當門句師曰不落石中中
而立問如何時入門句師即入門曰入已還同未入
時問如何是門內句曰內外本空云何到成山下
嶽邊止曰逢高即下遇下則止向水何到成渠曰大
溪皆通到處成渠向飯何句未達曰如蒸沙石豈成
云衆深膏之辛禍遂以爲回師聞之不粲然作偈

云三十年来不入塵水過林下養情真誰將擾人
間事繫縛逍遙自在身一日在青龍寺有疾喚人
囑後事曰吾行在晚至晚倚壇作偈云任運騰騰度
一生病中消息更惺然無人識得吾故處窗外白雲
橫翠屏儼然而逝師嘗請尹泮畫山水十二幅工請
尹紹宗作詩紹宗舉日而觀走必成之紹宗出師謂
門人曰此詩雖好難上於屏不如邀牧老耳遂邀牧
隱到房張屏坐其中良久沉吟先書題目曰此黃鶴
樓也此滕王閣也一一名之然後搦筆成詩思入
神逸手書屏而去師曰此真老手也嘗上寶號之後

為廣平府院君李仁任所得余少時至孺歌謠聽
見此畫筆踈宕而通勁即牧隱手筆也

權姓宰樞以文官顯於祖父死將塋人塚墓而葬之
塚主曰此吾父墓也吾父官雖卑意氣嚴毅非尋常
人慎勿塋之將必有害宰樞不聽竟塋其墓剖樞囊
屍其子挫履痛哭曰英靈若在其空報冤乎其夜風
水李官夢髣髴父夫憤怒叱之曰汝何集我安宅移
給他人禍根案在汝則以拳槌其骨李痛腦流血
須臾而死未幾宰樞亦被誅家門殄絕人皆云掘塚
之過也

冬

夏亭即改丞以清信目字數間茅舍處之指如位程
人臣而行藏似匹夫人有來謁者則登月亦足復事
鞋而自見之有時時踴躍是國不以爲然
高令公行宋魏人也以文書官至二品少時謁母
面濟州海中建颶風阻眩甚艱高與小僕持船板一
葉山沒陳漢間僕云西人不得俱生我從兄前失途
鵲高亦板曾泥于海隨波下上氣力俱困三日始出
危則人救而叔之得活

金剛文嘗奉使嶺南到慶州州人進一妓金鵲至偉
國寺數年少不語男子事惟金其力夜半逃出不知

所以下苦為思歎而擢明正身之徒就還其
矣金張帳不得意至密陽見評事金季昱告其情評
事曰金張之弟有名侍重來者有妾色甚又出問
當為君謀之一日府使設宴于鎮南樓上賓客滿坐
而其中一人故佳問之則評事所媒也金曰不轉而
心常注之滿案珍羞食不甘矣主人及侍客皆疑
金遂起醉之評事索金其效奉盃而進金欣然啓齒
若有自得之色是夜偕寢于望湖臺自此情甚昵愛
造次不離雖於口畫閉戶垂帳擁衾一起主人欲待
飯來謁而不得相見者累日評事排窓而入見西人

抱卧手足相交而已無他言惟曰吾怨汝矣遍体書
字皆相誓之語雖巡列郡而心則常此一日吳斯文
尹淡叟自金海還密陽並轡而話見長柱則必令卒
往審里教之遠近策鞭馳驅猶恐不速也忽見平郊
縹緲間有樓閣隱映之形問諸卒曰此何處卒云嶺
南樓也金不勝崔而笑斯文占聯云野潤橫青嶂
樓高依白雲道旁長表在應喜近関門留數十日主
人慮其久滯設餞與樓上而慰之金不得已而行之
與妓別於郊外入妓手嗚咽而已至一驛夜深不寐
彷徨庭除垂泣謂郵卒曰吾寧死於此不得還京汝

能使我不得進道則死無所憾幸憐而從之金一夜
馳數十里子明到家陽着報不得入府以銀帶付鄧
率啟着白衣步穿籬落間有老嫗汲水井上金問桐
非家安在卽待重來覓名也老嫗曰彼第五家是也
金曰汝知我乎嫗注視良久曰我知之矣子無乃去
秋防納叟乎金解束付嫗曰我非防納叟乃散差官
也試爲我徃言之嫗曰桐非方與本夫朴生偕臥不
可徃矣金曰我雖不得見面得聞音信足矣汝能徃
道余意則當厚報之嫗到家言之妓搔首曰晚哉何
至如是朴生曰我非不知辱彼則先生而我乃儒

在不可以後進而辱長者我謹避之遂避爲金入城
家官一知之開送慳米留數日又恐惡而黜之而
人人休聞相持痛哭鄰里聞其聲者爭其酒而執
之欲葬也口行以百三馬一馬則目騎一馬則然能
寵一則伴人遂以伴人馬令妓勝者箭而騎伴人
後步數望不能行以死有執料馬而還至羅郭斗
取帽家擲而劫予聞以多其未見如此金者亦以
還家數月宜人後余載柩姓金中年將向密陽至榆
川驛作詩云有風吹入巖頭樹心信如金若未迴月
白疑川云云望至人門處待雲來明監司舍相國云

賈嫂聞金之至遂與之金携至京師回拜亦肯官崇
祿尊妓生二子竟為室婦

、斯文統証諸善話常以証人為事家在戲園每巡
州郡至一邑與妓在房有一更從來屢目妓不以光
如其有與志半假寐而斯妓以為熟睡就身而出
先生亦清隨之吏適到窓外携妓平而行妓曰月色
如水修然一人可與舞也對立婆娑先生以見一吏
卧睡簷下遂取所遺夢笠冒頭而往舞於其側吏曰
兩人為歡汝是何人先生曰我是東上房賓也見兩
公舞袖不勝健羨來助歡耳吏惶恐謝罪先生曰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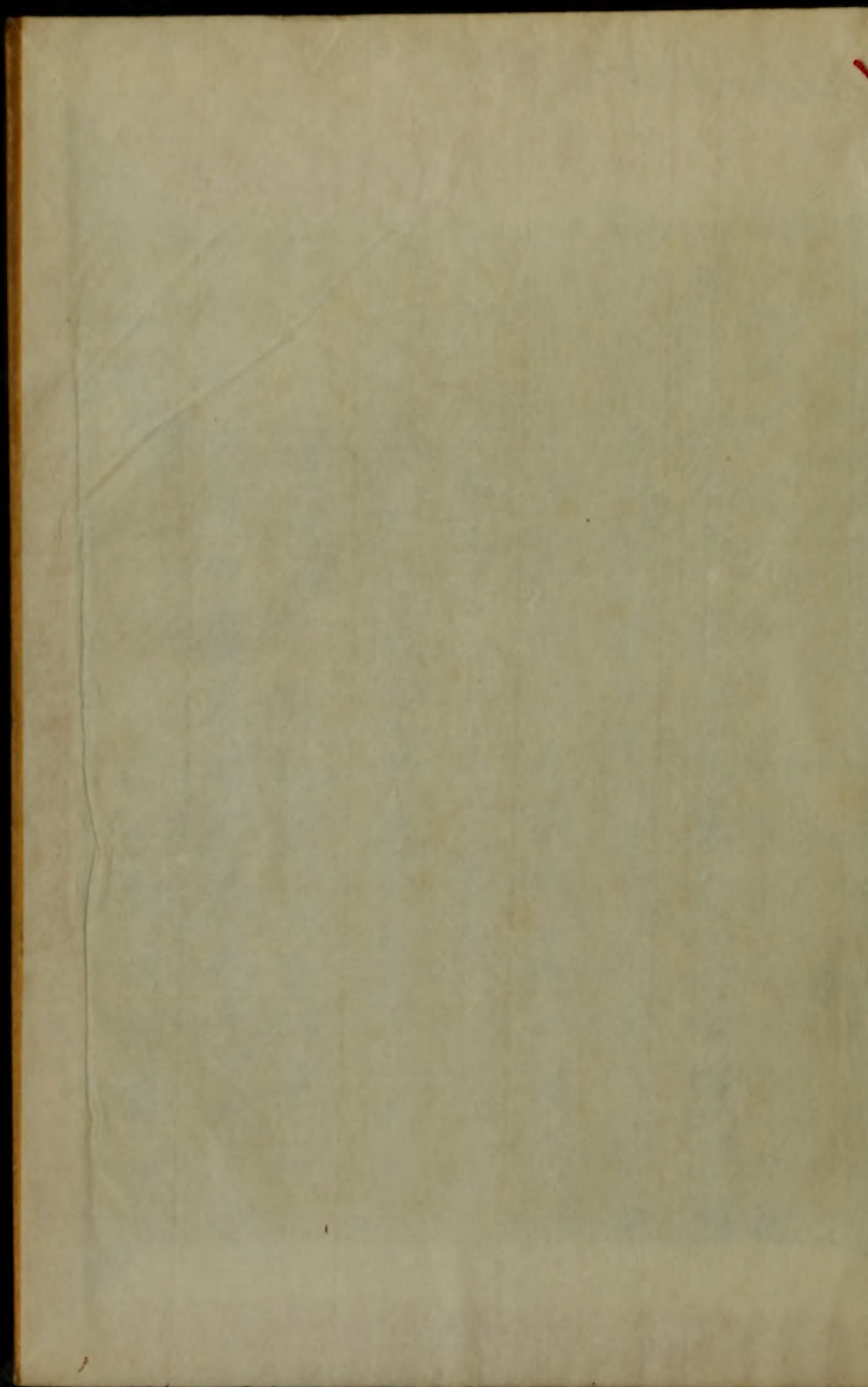
與

管官中何物吏曰以工房主皮物耳先生曰有皮袋
張吏曰鹿皮七張狐狸數十張矣先生曰我見官司
求皮物故不隱其數而盡出之不然則悉陳此事吏
唯而退明日主官坐廳曰欲造靴無鹿皮欲造裘
無狐狸皮顧索之主官曰君何從聞之雖有之而數
必矣命吏出之吏盡出陳之先生盡取而還

嘗到一州在客館有妓白衣徘徊往來者頗有姿色
問之則表廢母也先生覓紙一卷斜挾衣籠置諸窓
外遂開窓而坐偶見妓到乃曰此歷州神未得佳物
惟得紙一籠馬因藉重何以持歸妓知其志謂謂

曰吾君愛汝得物遺之又欲遺此故持何人技巧治
吏聞其言而甚欲之乘夜投入房中賜以金帛其
以誣言誘之實非而與之物遂大呼曰是婦入我房
矣汝慙而遁曰先生嘗與其叔往來京師其叔馬果
而曰賴先生馬純黑奴某夜到機察縛先生馬柱獨
養飼其馬先生知其故遂貼白紙於馬黑賴以黑紙
貼白紙者夜裏其偽叔反縛其馬於柱獨養飼先
生見其馬瘦弱不振然後始知為所賣曰先生無家
結僧之善緣化者相交甚熟乃曰吾欲創一寺社以
積惡業僧欣然從之曰君是前世菩薩故先覺願耳

先生曰鷄林有故社基倚山枕水真勝界可創伽藍
還畫勸大與之繒畫心辨物先生亦助力遂具村木
開基勸予其矩矱稍度寺社之制多溫房煖垞又墾
門前荒地為種蔬之圃丹驢既畢佛像既施僧設慶
讚法筵以葱之先王曰吾家婦欲來拜佛僧許之先
與其婦率其家眷僮僕來駐寺楫病留數日盡徒
費物而居之僧徒不得已入訟諸官官亦淹延不聽
為先生之家家無疾疫年八十而終



一

活葉齋